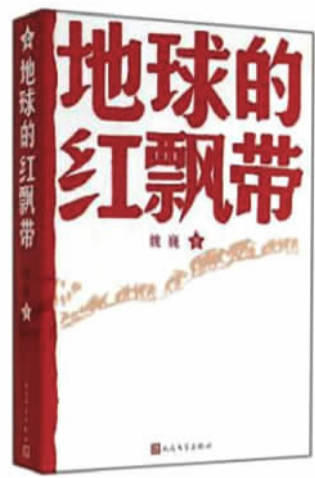


革命战争的诗意再现

——重读巍巍《地球的红飘带》

杜浩



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战争史上的巍峨丰碑，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正剧，是张力和冲突、高贵与痛苦、希望与坚持、活力与激情的充分表现。作为人类的伟大奇迹和历史壮举，长征，为其后的文学表现，提供了异常丰富、深刻、真实、历史的富有诗意和戏剧性的素材，成为作家、诗人描写的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长征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众多描写长征的文学作品。著名作家巍巍的《地球的红飘带》，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地球的红飘带》是巍巍1987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4年再版。这部小说，是巍巍创作的“革命战争三部曲”之一，被誉为“用文学语言叙述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中首开长征题材先河”。

《地球的红飘带》全书47万字，共分五部76章（包括尾声），描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过程。书名“地球的红飘带”，作为文化符号，用来指代和象征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诗情与史实完美融为一体

《地球的红飘带》出版后，文学评论界认为它是“史诗性的”创作。聂荣臻元帅亲自为这部书作序，并在序中高度评价这部小说的文学才情和诗意：“是用文学语言叙述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寓意深刻，催人奋进。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

在文学创作上，巍巍追求“对革命战争的诗意再现”，《地球的红飘带》力求诗情与史实融为一体。他在卷首语中说：“长征是我心中的诗。自我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倾慕着它，向往着它。可是由于它本身非凡的壮丽，一想到从文学上反映它，就自愧才疏学浅，因而却步。现在随着岁月过多地流逝，不得不提笔了。当这支英勇无敌的军队建立60周年之际，我谨以此粗疏之作，作为对培育我的党、培育我的军队和人民的报答。”“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

巍巍说长征是诗，这正反映了长征的本质特点。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诗，历史是由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构成，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和建筑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巍巍在小说中挖掘长征的史诗性、生动性，它壮丽非凡、激情澎湃、伟大感人，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总基调和总风格。这种历史书写的风格追求，就是很好地把历史精神和艺术精神调和起来，着重寻找长征历史的诗意，诗意地叙述长征的历史。

《地球的红飘带》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无论是历史进程的呈现，还是诗意叙述的展示，结合得都比较完美，每节的小标题亦如一首优美的哲理诗，诗情画意的场景和心理描绘随处可见，充分展现了红军将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叙事与视野紧凑开阔

长征，是一出伟大真实的历史戏剧，无论是其中每一个英雄人物，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还是红军经过的数不胜数的浴血奋战，抑或是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它本身就充满了故事的自足性。但是，为了让主题更鲜明，视野更广阔，作者在叙事结构上仍然做了精心的安排。

长篇小说的写作，是要创造一个情节内容范围相对广阔的审美经验，它的结构无比丰富，既可事实性叙述，也可热情地描写。《地球的红飘带》无论是讲故事的视角、评论的视角，还是让读者代入故事的视角，都采取了从核心角度出发、高屋建瓴的表现方式，着重从敌我双方的最高层活动来反映长征壮举。描写人物方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物的形象，鲜活生动；对于蒋介石、王

家烈、杨森等敌方人物，同样写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叙述的事件方面，既反映了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战斗，又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既反映了军阀之间的复杂矛盾，又反映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尖锐斗争；既写了双方最高层的重要活动，又写了普通将士的战斗和生活。

这部小说所选择的情节，都是重大重要的事件，既有概括性又有典型性。主要表现红军湘江突围，强渡乌江，在遵义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遵义会议后，红军转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回贵阳，直指云南，接着北上巧渡金沙江，强渡天险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为实现一、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穿过原始森林，爬过了几座终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的大雪山，越过了充满神秘的死亡地带——草地，打开北进道路。然而，利欲熏心的张国焘却制造种种借口不肯北进，擅自率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一部调头南下，重新回到草地，并另立“中央”，制造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而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为首的党中央和一、三军团的红军则越过了长征路上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家”——陕北根据地……从结构方面来看，存在于小说视域中的内容组织单位形成了宏阔的语境和场景以及紧张、紧凑的情节张力，体现了宏大的文学叙事能力。

阅读终篇，不禁让读者感叹，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给历史留下永远的纪念。

啊，永远的“红飘带”！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三更更有梦书当枕

张云 张玉兰

几十年来，我们夫妇养成了夜读的习惯。每晚闭灯前，两人总要各捧一本书，靠在床头默默地读一会儿。不看书似乎睡不着，甚至连个好梦都没有。有时从甜蜜的梦中醒来，睡前看过的书还枕在头下，默诵台湾女作家琦君“三更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的诗句，不禁暗自失笑。

我俩夜读是从“文革”时读“禁书”开始的。40多年前成家不久，我们就被调到一家正在筹建的“三线”工厂，临时借住在“干打垒”的平房里。邻居姓孙，是建筑单位赶马车的驭手。有天晚上，老孙敲开我家的门，搬进一只沉甸甸的麻袋，对我们说：“白天在路上捡的，里面装的全是书，你们看看有用吧。”打开一看，我们惊喜交集，给老孙一双翻毛皮鞋作为酬谢，麻袋里的书我们全留下了。

装在麻袋里的书在当时是被当作糟粕口诛笔伐的“禁书”，可我们仍无法抵挡诱惑。在建筑工地找了只包装材料用过的木箱，将书装箱里藏到床下，怕被人发现白天不敢读，等到晚上各家关门闭户后，从床下拿出那幸免于炉火之灾的《红楼梦》《红与黑》《巴黎圣母院》……陋室孤灯下，潜心阅读那些撞击心灵的文字，和那些看不见的心灵做无声的交谈，不知不觉间和书中的人物、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夜读“禁书”，带给我们的是舒适、温馨和愉悦。在那段不少人高喊读书无用的日子里，我们没有虚度年华，以后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收获，多半是受益于夜读那一麻袋“禁书”。

夜读最刻苦也最有收获的是读电视大学那3年。在“三线”工厂干了10年，我们俩同时调入一家刚建成投产的国营大企业的政工和教育部门，深感知识浅薄工作力不从心，便报考了甘肃广播电视大学，专攻汉语言文学专业。每天除了听一两节远程授课外，其它学业都要放在业余时间去完成。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我们没有夜读，就连外出出差或开会住在宾馆里，晚上别人去观看文艺演出或参加其它活动，我们仍会留在客房里苦读。3年时间，我们专心致志读完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等10多门必修和选修课程，全部课程考试优良。

虽然企业管理和其它政治理论等论著少不了要阅读，但更多时间我俩读的是文学作品和文艺刊物。阅读中常常相互交流心得，其乐融融。有时两人因日常琐事怄气，不吵不闹，谁也不理谁，各自捧一本书靠在床头上看，看着看着，总会有谁提出一个问题讨论，不用再说什么，两人心里的气自然也就全消了。有人问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和睦相处、很少摩擦的秘诀，我们会毫不隐讳地告诉他们，是夜读起了润滑作用。

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已两鬓染霜，相继退休。但我们没有失落感，也没觉得寂寞，只觉得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读书和笔耕。家里数千册藏书，不少书诸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买回家上到书架上就很少翻阅过，退休后一本本品读，也算当初钱没有白花。大多时间我们读的是闲书，唐宋以来的传奇、笔记，明清以及现代的小说、笔记以及周易八卦、奇门遁甲等，晚上睡前从书架上随意取下一本，靠在床头随心所欲阅读，不仅有趣，常常还会起到催眠作用，每每读得心满意足，抛书于枕侧闭灯便睡，整夜连做好梦。

孟德斯鸠有言：“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命中寂寞的时间变成巨大享乐的辰光。”对我们俩来说确乎是如此。



老外眼中的汉字世界

赵艳红

林西莉



《给孩子的汉字王国》（中信出版社出版）原本是为瑞典读者写的学汉字的书，而中国人读来并不觉得幼稚浅显。作者林西莉说：“我惊奇地发现，即使一些受过很高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着汉语学习，却很少去深度了解。”

林西莉是瑞典人，1952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历史、语言学。她经常去听名满天下的汉学家高本汉的讲座，高本汉的讲授方式及对汉字的热忱深深影响了林西莉。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去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她决定同去中国，到北京大学就读。回到瑞典后，林西莉开始担任汉语教师，这本书就是她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耗时8年完成的。此书1989年在瑞典出版就引起注意，获得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并被陆续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

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书。在书中，林西莉图文并茂地讲解了200个最基本汉字的起源和特点，如人的身体、水与山、农耕和家畜、车和船、路和酒和器皿、麻与丝、竹与树、工具与武器、房子与屋顶、书籍与乐器等，同时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中国文化。

作为一个外国人，林西莉对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好奇，比如为什么人们把自来水开关称之为“龙头”？为什么人们把怀孕叫做“有身子了”？“身”和“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见了面不问“你好”，而问“你吃了吗？”等。“我每次出门都会发现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汉字，我能够明确地指出这个字是从哪个景观演变过来的。”她说，“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本书的成功并非仅因为其外来视角，更多的是来自作者锲而不舍的学术专注。作者曾想当然说：“在我不知道古代的汉字是怎么写的时候，我认为‘人’字是腿的形象；我看见路上有一个人在大步往前走。但是我错了，当我了解了甲骨文和金文是怎样写的以后，我发现‘人’字是人的剖面的形象。她直立着，手下垂或者轻轻举到前面。”1973年林西莉又得到中国签证后，每年都会来一两次，到图书馆查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前往考古发掘地观察实物，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林西莉说：“我一个月要去好几次书店，看看有没有最新的考古报告和挖掘报告出来，这些对于我的研究都是像黄金一样宝贵的材料。”“每次看到新的考古报告，她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问能不能去实地看。一开始很少有城市对外国人敞开大门，但经过她一年又一年的申请，还是有地方欢迎她去。她通过考古新发现确认了“井”字的由来。1985年公布的十几年前冀城

郊外考古发掘成果中，有两口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井。经碳14测定，它们是公元前1300年的，与甲骨文属同时代。藁城的井也是圆的，但在井底有一个四方的框，是用圆木做的，四个圆木聚在一起，它们组成的样子完全符合“井”字的形状。而此前，高本汉认为井字表现的是井口的框。

王国维说：“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林西莉的视角并不局限于高本汉的研究所得，在书中，她多次通过研究推翻高本汉此前的假设或论断。她甚至还不完全认同文字学权威著作《说文解字》。她说：“《说文解字》中有很多奇怪的解释，但通过生活发现这些解释都站不住脚。因为许慎没有接触过商代的那些文物，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商代是什么模样。”

现在几乎所有名著都有青少年版，但我向来对它们敬而远之。

名著之所以为名著，并不只是因为有一副好的骨架，风韵往往尽在骨肉之中。没有肉的骨架，只是一具骷髅。现在所谓青少年版名著，实际上就是把名著骷髅化了。把《三国演义》分成几个打仗的故事，把《红楼梦》缩写成薄薄一本，而且还是字号很大，插图很多的那种。最多只能算个故事梗概！原书的风韵已经荡然无存，呈现出来的只是改编者干瘪的文字。那还是《红楼梦》吗？但孩子们往往误认为那就是《红楼梦》！在他们的印象中，《红楼梦》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原版更厚一些，读起来更费劲一些。

读书最好读原著

一文

快餐时代，名著也快餐化了，即使等孩子们具备了成人的消化功能，他的胃口也已经快餐化，可能再也不喜欢读原著了。

当家长们看见孩子手捧一本改编“名著”在阅读时，心里一定是阵阵窃喜，以为孩子终于从卡通漫画中升华。其实，在只能读懂卡通的年龄，还不如

让他读卡通，卡通中也有很多精彩，也不是大人们想像的那样一无是处。若还是等他想读名著的时候再读，若是他自己没有读名著的欲望，别人想灌也是灌不进去的。

读书不在多，好好读一本，真读进去了，也许受益一生。我们往往低估了孩子的能力，对任何困难他都会有自己的办法解决。读书也是如此，读不通他可以跳着读，不懂的地方，他会慢慢去琢磨，有困难才有挑战性，困难一旦解决，成长就进了一步。读不懂没什么可怕的，就是大人，谁又敢说自己能读懂呢？自己都没有完全懂，还把半消化的东西拿去喂人，想着都没道理。读书，还是原汁原味的才好。

久违的巴别尔



日前，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巴别尔全集》（5卷）。该全集译自2010年最新俄文版本，收入能搜集到的巴别尔全部文字，包括中短篇小说、新闻报道、散文、剧作、电影脚本、演讲、访谈以及书信。这是巴别尔作品首次以文集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提起巴别尔，很多人想起的就是《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小说中瑰丽奇异、充满隐喻的风景描写、简洁而有力的文字、结尾出人意料点睛，令很多人迷醉，甚至让感到枯竭的作家重又找回创作冲动。巴别尔被称为继卡夫卡之后给世人以巨大震撼和启迪的又一位伟大的犹太作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海明威、厄普代克等文学大师对巴别尔评价极高，高尔基说巴别尔是当时俄罗斯最卓越的作家。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荣登榜首。（杜瑜）

